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叶圣陶先生是老舍先生五岁,是位忠厚长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德高望众,人气很旺,历来有老大哥的地位。他和老舍先生脾胃相投,一见如故,常来往,是特别要好的朋友。

他们两位正式打交道是始自1927年。那时郑振铎先生把《小说月报》的编务正式交给叶圣陶先生代理,自己则由于言论过于激烈引起反动派的重视,暂时游走到欧洲去。叶先生接手《小说月报》是由当年第六期开始的,一直到第二年的10月,等郑振铎先生由欧洲回来,到1928年12月将第二期编完为止,恰好主事了一年半。此时,老舍先生正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书,并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由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刊》连载的,连载时间是1926年的第17卷第七期至同年的第十二期。他在伦敦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赵子曰》,也是寄回上海由《小说月报》连载的,时间是由1927年18卷第三期起,到同年第十一期止,正好赶上郑、叶两位主编交接的时候。《赵子曰》的连载实际上由郑振铎编了三期半,由叶圣陶编了五期半,几乎平分。就这样,老舍先生和叶圣陶先生由此有了神交,而且是非常务实的神交。

继1934年在上海第一次见面之后,抗日战争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1938年3月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这是一次文艺界的大团结,“文协”是以抗日为前提的统一战线组织,选举老舍、叶圣陶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并由老舍担任“文协”总务部主任,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1938年8月以后“文协”以重庆为总会会址,有一个时期会址设在重庆张家花园,和叶圣陶先生来渝后所住的巴蜀小学是邻居。“文协”在全国各地设有分会,包括延安、香港在内。叶圣陶先生很长时间担任“文协”成都分会的负责人,把成都分会办得有声有色。抗战胜利之后,在

人类之所以被称为“万物之灵”,灵就在有一个发达的大脑。大脑是思想活动的摇篮,是智慧的仓库。现代人的脑重平均为1450克,有的人以为人的脑重与其智力有关,但事实并非如此。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科学泰斗爱因斯坦,其智商高达160(智商大于140为天才级水平),但他的脑重只有1230克。法国著名文学家法朗士脑重1019克;德国著名化学家本森脑重1259克。他们中大部分人的脑重和一般人差不多,有的甚至还要轻些,但他们的智力水平却大大超出常人。科学家研究发现,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男性的脑重不低于1000克,女性不低于900克,就不会影响智力的发展。

有的人认为,智者的脑细胞数量特别多,所以比常人聪明。科学家研究结果表明,爱因斯坦的脑细胞数量并不比一般人多。那么,爱因斯坦的智力为什么过人?他的高智力与他的大脑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科学家对爱因斯坦的大脑研究还是有重大发现的。1998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威尔特森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爱因斯坦左右脑半球的顶下叶区域非常发达,要比常人大15%。该组研究人员还把爱因斯坦的大脑与99名普通男女的大脑进行比较,发现爱因斯坦的大脑皮质有很多部分没有回沟,可以让神经细胞畅通无阻地进行沟通,使思维显得特别活跃。

10月份,“文协”在重庆召开了两次重要的会议,一次是在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的时候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主席团由九人组成,以那张后来非常有名的照片上的排列为序,他们是叶圣陶、冯雪峰、老舍、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邵力子、柳亚子、胡风。另一次活动是开会将“抗敌文协”中的“抗敌”两字取消,正式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实际上是“抗敌文协”便是后来“全国文联”的前身,并于10月22日晚举行了会员联欢晚会,郭沫若、叶圣陶、巴金、老舍、冯雪峰、胡风等五六十人参加,周恩来同志也赶来参加,并在老舍先生指定的题目下讲了延安的文艺活动。会上老舍先生报告了协会改名的缘由,并说会员正准备复员,为了迎接复员,上海正筹备成立上海分会。在这次会上特别请叶圣陶先生报告了成都分会的工作。之后老舍先生热情地劝大家饮酒庆祝抗战胜利,郭老在灯下联了老舍的两句诗,然后由老舍先生讲故事,又讲了一段相声,大家仍不肯放过他,连叶圣陶先生也说,只要老舍说他一直要听,联欢会于当晚九点半才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转过年来,1946年3月,在“文协”上海分会的成立会上,“文协”总会的理事也参加了,老舍先生当众宣布,鉴于他和曹禺先生要去美国讲学一年,总会的领导工作将由圣陶老全权代理,“文协”的更名和总会会员的复员工作早已在重庆铺垫好了,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完成了。过后,“文协”的牌子就挂在了叶圣陶先生在上海的住宅的大门上。

老舍和叶圣陶

舒乙

1971年7月至9月,根据周总理的安排,应乌兰夫同志的邀请,由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带队,一批文化名人包括叶圣陶、老舍、曹禺、梁思成、吴组缃、林风眠在内,专程到内蒙古去游览参观访问,由南到北走遍了内蒙古的各个盟旗,包括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他们即兴写下的诗篇。叶圣陶

卫灵公篇载: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求,寻找、索取、探求、追求、要求、请求、乞求等等。古汉语一单音词演变为现代汉语若干双音词,这种强分可使表意更加精确。但,理解孔子所说之求,不宜仅用一个现代词。否则,过于简单,不再有丰厚之意味。

“君子求之于己,小人求之于他。”这是孔子的一大创见。据《礼记·中庸》所述,孔子还有形象化的具体说明:“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射简明同君子行事有相似之处,没有射中靶心,要反过来检查自身。孔子的这个比喻引起后世儒家特别关注,引以为典,大谈特谈。其中以孟子最为突出,他说行仁的人好比射箭的人,射箭明先端正姿势然后开弓,如果没射中,不埋怨那些胜过自己的人,反躬自省而已。《孟子·公孙丑上》)

鉴于孟子把这一论点发挥到了极致,故单列一段介绍他另一番话,供读者朋友细读之。该文在《孟子·离娄下》,大意是:君子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就在于存心。君子内心存仁,存礼。仁者爱别人,礼者恭敬别人。爱别人的人,别人也常常爱他;恭敬别人的人,别人也常常恭敬他。假定有个人,对我蛮横无理,那君子一定自我反思:“我必是有爱心不够的地方,必是有不尊重别人的地方,不然他这种态度怎么会出现呢?”反思以后,有爱心,又有礼,那人的蛮横无理仍然不改,君子一定又反躬自省:“我肯定有不诚实

先生天天有日记描述此行。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老舍先生经常会讲故事讲笑话给大家听,他特别提到,只要老舍先生表演节目,他决不早退,一定会等他讲完为止。这次北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合影。

老舍先生“文革”初期不幸离世之后,叶圣老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他为王惠云、苏庆昌1983年所写的《老舍评传》专门填写了一曲《齐天乐》:

潜思深入人肝肺,英华尽归毫底。

茶馆三场,车夫一传,观者心萦神系。

如居有几,尽题写多方,琢磨唯细。

笔砚朝朝,卷烟徐袅凝睇。

庄谐每兼美刺,但逢君启齿,朋好齐喜。

德里揣飞,蒙原纵眺,



联袂清游长忆。

呵天甚意!竟容忍沉渊,屈原同例。

静对秋窗,想知交半记。

圣陶先生将老舍之死比作屈原沉江。

1984年,圣陶先生已经九十高龄,身体虚弱,但他执意要去参加老舍先生八十五岁诞辰的纪念大会,其实,会上说些什么,他什么也听不清,记不住,他一直坐在那里默默地流泪,回来之后就大病一场。他对老朋友的思念完全清楚地写在了老泪纵横之中。

“君子求诸己”

白子超

之徒罢了。既然如此,那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对于禽兽又何必责难呢?”依孟子所说,君子在无理面前,首先是一再反省自己。不过,以检讨自己为前提和基础的退让与迁就,亦讲原则,且有限度。注意最后那句“于禽兽又何难焉”,心境依旧是平和的。

日常生活中,发展事业中,追求学问中,总会遇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问题。此时,君子向里用工夫,“内省”(颜渊篇),“内自省”(里仁篇),“内自讼”(公治长篇),“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篇),亦即“求诸己”。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或说是儒家主张的精神提升、境界修养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这种思想根源在“为仁由己”(颜渊篇),实行仁完全在于自己。其根源亦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传》),天的运行刚强劲健,永不衰竭,清醒的君子追随天的步伐,时时寻求自己的不足和差距,奋发图强。

“求诸己”的目的是:自觉。

一般人不觉悟,并且不主动要求觉悟。他们在复杂的生命和生活之中,从不审视自己,眼光总是向外看。他们几乎无时、无处、无事不在寻找和思考外界对自己的阻碍、压制、打击,不仅针对他人,而且针对一切外在因素,如环境、时间乃至天气等等。结果,必然怨天尤人。所谓“小人求诸人”,大抵如此。



论语新读

兰锡纯的姓名,早已与“中国外科学和心外科奠基人”连在一起。他被誉称为“中国外科第一刀”,这把刀,早在当年他远涉重洋途中就开始了传奇故事。

那是1938年8月12日,英国蓝烟公司一艘客轮由上海驶往伦敦,途经新加坡、科伦坡进入印度洋后,船上的一位高级工程师突患腹痛,船医治疗无效束手无策。船长急中生智,从乘客名单上搜寻到兰锡纯这位中国医生,不禁眼前一亮,赶紧来到兰锡纯的铺位。

兰锡纯当时在上海仁济医院和雷氏德医学研究院任职。在获得雷氏德医学奖金后,正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医学院进修外科。兰锡纯诊断这位患者患急性阑尾炎穿孔并发腹膜炎,必须立即动手术。在一位檳榔屿的女护士协助下,他用船上仅有的一把手术刀、几只血管钳和两根圆针,成功地给病人动了手术。在施行手术的过程中窗外挤满围观的旅客,目睹此情此景,他们无不为之称赞叫绝。一位英国妇女回伦敦后写了《中国医生救治英轮

船上工程师》的通讯,在伦敦报纸刊出,上海《大美晚报》随即转载,一段佳话成为兰锡纯一生传奇故事的开始。

在利物浦大学医学院进修期满后,兰锡纯婉言谢绝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先后担任上海仁济医院、宏仁医院外科主任,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临床外科教授,并参与上海第二医学院的筹建。从这时起,他致力于发展中国心血管外科,并组织心脏血管手术器械的研制,他主刀的心脏二尖瓣手术,更是成为中国医学界的一个传奇。

二尖瓣狭窄是常见心脏病,因其手术难度高被称作“外科领域手术禁区”。1948年美国两位外科医生先后施行二尖瓣分离手术,引起医学界轰动。六年后的1954年2月20日,在广泛参阅国外医学文献,并做了大量动物实验和操作练习后,兰锡纯也开始向禁区突破。在内科、放射和麻醉科医师的配合下,他为病

人实行二尖瓣分离术。术后第五天,病人就能起床走动,随即康复出院。“外科领域手术禁区”在中国也被一举突破。

这是中国第一例心脏手术。《人民画报》刊载了兰锡纯做此手术的大幅照片。1955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外科学术会议上,兰教授被特邀宣读关于“二尖瓣分离术”论文,美、德、日等

许多国家的医学工作者纷纷写信向他索求论文,并要求将患者送上海来请兰锡纯做心脏手术。

在兰锡纯那里,传奇出自于严谨甚至是对自己的苛求。“一一定要有99%的把握时,我才给病人做手术。”在学习每一个不同的新手术时,他都遇到许多大大小小的困难,于是就花大量时间找文献,经过细心研究,再作动物实验,等技术操作完全熟练、胸有成竹后再动刀。在撰写论文、编写教材时,他从列提纲、写正文到插图照片、标点符号,都反复推敲、再三校对。有一次为了

休息日看片,选了《东京家族》《小小的家》,都是日本导演山田洋次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记得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和金陵路西藏路口的大众剧场(现已拆除),先后看过山田洋次的《幸福的黄手帕》和《远山的呼唤》,感动得一塌糊涂。当然,那时只迷高仓健,对于导演是谁,漠不关心。山田洋次已80高龄,多产导演,迄今拍摄80多部电影。剧情、喜剧、武士剧,各种类型均有涉猎,算得上是多面手。

《东京家族》是小津安二郎《东京物语》的翻拍片。小津也是我迷恋的导演,几乎他所有能找到的电影,我都看过。小津擅长拍摄家庭剧,他的电影总给人一种不紧不慢的感觉,平平淡淡,却意味无穷。山田洋次被认为受小津影响颇深。不过,山田洋次这样说:“当时在海外的电影节上,很多人说我的电影是受到小津安二郎的影响。西方人都认为日本电影等于小津安二郎。小津先生的作品的确很出色,但把我的作品说成最不像我的小津作品,总觉得有点别扭。我年轻的时候真的觉得小津映画非常无聊。”很难说出什么时候小津真正影响了山田洋次,但在山田晚期的电影里,不知不觉,我们可以看到小津的影子,1991年的《儿子》,随后的《弟弟》《母亲》,到了2013年,他干脆把《东京物语》翻拍成《东京家族》。

《东京物语》是一个简单的故事:父母从乡下到东京探望子女,不受子女的欢迎,回乡后母亲病死,子女奔丧后,又急着回家。虽说看过无数遍的《东京物语》,但再看相同情节的《东京家族》,心灵依然颤动。《东京物语》是小津最灰暗的电影,孤独、寂寞、冷漠、人生无常,他说,他试图通过父母和儿女关系的描绘,带出日本家庭制度崩溃的主题。山田的《东京家族》,故事内容大致不差,他说:“我不会‘抄袭’原作,不过,电影的画面结构、台词,我真的模仿了许多。”“我一开始也没有想过更改原作中的任何内容,虽然最终把‘二儿子’复活了,不过说是‘翻拍’,但实际我拍完后觉得这绝对是属于我的作品。”山田把故事背景安置在当代,把小津电影里战死的二儿子复活,把二儿媳改成了女朋友。就是山田后半部分添加的二儿子及女朋友和父亲关系的描写,让他的电影和小津灰暗的调子相比,变得温暖起来。小津电影里,家庭渐渐崩溃;山田电影里,涌起了重建家庭信任的希望。

和《东京家族》一样,山田洋次《小小的家》,依然可以看到小津式不急不缓的叙事格调。在东京郊外坡道上,有一栋红瓦屋顶小楼,樱花飞舞,绿树掩映,女主人时子和丈夫的部下板仓,渐渐有了互相爱慕的心思……这样的故事,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山田却把它安置在1935年至1945年间,这正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一方面是细腻、暧昧、浪漫的爱情,一方面是激荡、疯狂、迷惘的乱世,两者如何交织,又将构成怎样一幅图景呢?山田一向反对,和《母亲》一样,《母亲》中,母亲的丈夫因为反战而被捕,最后死于监狱。《小小的家》中,日本那一段社会现实作为背景呈现:关东大地震、南京大屠杀(山田借人物之口说:真是噩梦,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东京的商店却扬起庆祝胜利的广告气球)、偷袭珍珠港、灯火管制、食品短缺、征召令、遭遇空袭、签字投降……在这样的环境里,不仅爱恋烟消云散,就是生命也在战争烟火中消失殆尽,时子和她“小小的家”——红瓦屋顶小楼,最终成了战争牺牲品。

山田在《小小的家》里,用小津很少用的闪回,通过女佣多喜的回忆视角,在两个时空和场景中不断切换,拼贴出最具时代特色的人间炎凉,看后不免唏嘘。

山田洋次近作

刘伟馨



读碟

核实教材中关于农村缺医少药的资料,他专程到松江和嘉定县的医院翻阅历年的病例卡,作详细统计。这就可以理解了,他会内科其他医生出现哪怕是细小的疏忽都采取零容忍态度。

仁济医院心胸外科朱洪生教授回忆,兰锡纯在大查房时,来到一位已经做完拆线、即将出院的术后病人跟前,在查看伤口时,他发现患者伤口附近的胶布没有擦干净,于是就严厉批评:“你们这种小事都不注意做好,病人怎么放心在你们手下开刀呢?”

在兰锡纯担任仁济医院胸外科主任期间,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制度,以保证科室在临床业务质量上达到优秀。尤其是病人的住院率、治愈率、床位利用率、切口感染率等,把关十分严格,绝不允许出现纰漏。1978年,年逾古稀的兰锡纯出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院长后的第一件事,也是抓教学质量。在他看来,对临床教学的责任,与治病救人没有本质区别。

灯亮至凌晨,仁济济世的故事 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